

## 蘇慶強：創作職業兩不分

當我有機會接觸一架相機的時候，便發覺相機有一個優點，就是快——很快就可以將當時我對某樣事物的感覺、感情、或對某樣事情的看法紀錄下來，比起用一技筆畫一些東西的過程很不同。攝影較直接得多。起初沒有想過用攝影做創作，但發覺它很有趣，例如當我對一棵植物有些感覺時，可以立即用相機拍下來，這是最初刺激我使用這個媒介的原因。

進入大學之前都有一段掙扎時期，掙扎的原因是基於對攝影認識不太清楚，不知道它將來的路向應該是怎樣，因為那時候讀攝影、學攝影及做「影相佬」並不是社會的正軌，從事攝影可能連生活糊口也有困難。但始終捨不得放下相機，於是繼續拍攝。

### 不認同沙龍攝影

進入了理工讀設計，才發覺原來設計並不太適合我。始終喜愛攝影那種直接紀錄生活的功能。亦可能因為自己的特質，對週圍事物比較好奇，對某些事物比較敏感，很想很快速將它們紀錄下來，而攝影就是最方便的形式。在那個年代根本沒有甚麼機會去接觸外國的攝影雜誌、攝影大師，而我最初接觸的就是我們所謂的「沙龍攝影」，即是跟其他人出外拍攝，如早上拍攝日出，下午拍芭蕾舞，晚上拍日落等。我去了一次這類型活動，發覺不太適合自己；另外在參觀那些「沙龍攝影」展覽時，發覺作品都是重複又重複，沒有甚麼新意，便開始覺得不妥，於是我四處找書看，如到公共圖書館，然後發覺當中的書也全是關於「沙龍攝影」。不過那些書也有好處；雖然我未必要認同它們的行為意識，但仍可以學到當中的技術。

在理工讀完一個基礎設計課程之後，我修讀了一個高級文憑攝影課程，簡單來說就是商業、應用攝影的方向。其後都是靠自己摸索，而這種方式令我的目光變得較狹窄，常常覺得攝影只是為了反映現實，令自己走了紀實攝影方向——就是紀錄生活的感覺、生活的片段，或者特別的光線、光源。這個階段都維持了一段頗長時間，後來有一班海外留學攝影師回來，如馮漢紀、王禾璧、陳贊雲、高志強等等，他們帶了外國的影響回來，令我眼界又不同了，確實對自己造成一定的影響。

### 簡單明顯的符號

在那階段，其他人會問為何我的攝影很細膩，為何經常捕捉光線、顏色、陰影，但其實是因為我不知道除了這樣還可以做些甚麼，唯有單單在那些方向發展。現在已很不同，尤其是受到後現代思潮影響之後，攝影根本已經改變了很多，自己也在很多不同方向中摸索。

我的作品很簡單，就是有幾個不同的方向或者階段，最初我用彩色攝影，因為曬相較方便，當時（達觀 / Assertive Image）停留的層面很簡單，在作品中令我感興趣的，都是一

些較強較明顯、人人都會明白的意符，例如「自由神像」人人都會知道是甚麼，斷了的手又代表甚麼。

大約 1985 年左右，差不多就是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。那時覺得中國是一個很有趣，很陌生的地方，她的文化、生活環境和香港很不同，很多有趣的事物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，於是有了在中國拍攝的連串作品。

## 嚮往直接攝影

現在我的方向是集中拍攝香港，觀察自己的生活環境，發掘香港的實際情況，以及如何利用這些觀察所得去投射我對香港的看法，或者在當中找尋一些其他人沒有留意的事情。這批相片 (This Mortal Coil: SO HING KEUNG's Alienated Urban Landscape Photographs) 簡單來說，就表達了我覺得香港很壓迫，全部都是石屎森林，導致人與人之間很疏離，這個城市就像在爆炸中，所有的事物都像被切開，隨時會散掉的樣子，或者這是我對這個城市的感覺。為何採用這種處理方式？其實很簡單，最初的念頭就是在一個我熟悉的地方，用一個自己不常用的方式去做。以往我是用 Straight Photography 直接攝影去創作，當你按快門的一刻，所有內容都被定下來，拍攝到甚麼就是甚麼，而這批照片很不同，因為在拍攝之後要做很多工作，因而比較個人化，與攝影原本所謂的客觀性有一點背道而馳。

以前曾拍攝過一些比較紀錄性、寫實的照片，過程永遠在等光線，等正確的影子出現等等，或者用眼睛去觀察，如果適合就按快門。後來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的大師，當中對我影響至深的，就是捷克攝影師 Josef Sudek，他是一個到了現在我還很喜愛的攝影師。他是用 "Straight Photography" 的手法創作，即是看見甚麼就拍攝甚麼，但他有一個長處，就是能夠從很簡單的東西看到一些深奧的道理，人生的看法、世界觀。另外一位就是現在對我影響較多的 Joel Peter Witkin，他的圖象其實很不雅，但他的處理方式影響了我，原來攝影這個媒介可以伸展到這麼遠。

但有一個方向我還是保持著的。因為我對攝影的直接性、紀錄性還是很嚮往，覺得它真是可以捕捉到生活的面貌。

## 裝置與商業攝影

我其實希望在這些不同的範疇裡找到一些元素，協助我製造影像，令我在攝影時候用得著，或者改變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。近來可以說受裝置藝術影響較多，因為攝影與裝置的關係比較接近。很多人會利用攝影這個元素，加在裝置作品中，我亦嘗試做過類似的東西。

我的工作都是關於商業攝影，它們對自己創作有一定的影響。而現在我承接來做的工作某大程度上都有一定的創作空間，很多客人看過我的作品都覺得很特別，覺得可以替他們做

點東西，所以就找我。其實創作與工作之間不一定要分得太清楚，彼此可以並行不悖，如果分得太清楚就會局限在某一個類型。

## 港人急於成名？

我覺得香港的藝術圈就像一盤散沙。很多人都在「度橋」，不是真正從媒介本身出發。當你想到一條特別、有趣的「橋」，就可以去做點甚麼出來，而這條「橋」、做出來的東西就未必很有意義。可能現在的人比較急於成名，而我自己就不是很著意於這點，我覺得單純自己喜歡拍照就拍照，有機會就搞展覽、出書，不像現在很多人都想很快達到某個目標或者目的，本身對藝術的態度似乎有點問題，簡單來說就是比較取巧。

現在香港的藝術圈中正存在著一種氣氛很奇怪的情況。有一些人在做某一類創作，但他們在這個範疇中又不會逗留一段較長的時間，人人都像在等機會，而這正是香港人的特性，人人都在等機會——「機會來不來，是否出到位」。很多人在使用西方媒介創作，但就沒有深入了解自己的媒介，只是借用了來做一些東西，問題就像現在所謂的「沙龍攝影」，一直用了「畫意派」的元素、手法去創作，但當你了解到整個攝影的發展歷史時，就會發覺原來「畫意派」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年代的一小部份。現在的問題就是很多人根本不清楚了解某媒介的發展，或者特性、界限去到那裡，便使用了該媒介來做一些東西，結果其他的方向、發展和特性可能就會被忽略了。

訪問日期：2002年2月27日

訪問地點：柴灣蘇慶強工作室

採訪、筆錄及整理：曾慶靈

資料來源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

(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–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)

《他人的故事—我們的註腳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(1990-1999)》

(Someone else's story – our footnotes,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(1990-1999))

(2002年7月，香港藝術中心。) (July 2002, Hong Kong Arts Centre.)

© Hong Kong Arts Centre 2002.